

《梦见至爱》

玛妮

(Dreaming of The Beloved by Mani S. Irani)

翻译：美赫燕 校对：田心

巴巴梦

我们入睡时所见到的梦是什么？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告诉我们——我们体验为真实的一切生活本身，只是一场梦。因此我们在睡眠状态所体验的梦不过是梦中梦。

出于全知，至爱给了我们上述的神圣真理。但被转译成爱者强烈渴望瞥见至爱的语言时，梦的“在”又极其真实。“巴巴梦”不属于梦者，而属于慈悲的“给梦者”。他让亲爱者必要时见他一下，即便是在梦中梦里。

有人问巴巴，他身现其中的梦是否不同于其它梦。巴巴断然地点头，“不同，当然不同。”并解释说，有关他的梦因他的“在”而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当他的在之光触及时，连幻相也会被启亮并转化。

这让我想起自己许多次站在美拉扎德的小阳台上，观看晨光照向近处一丛黯淡的灌木。忽然间，灌木丛会被万点光芒激活——而它们在太阳升起并触及灌木之前根本不存在！

我在这里选择的第一个梦，表明“巴巴梦”有多么真实——真实得滔滔滚入梦者的醒状态。

玛妮

美拉扎德

1996年5月

神圣门卫

我梦见自己在美拉扎德，站在屋外美诺的花园里。太阳即将落山，巴巴已回屋就寝。我面朝主房和美诺的门廊站着，内里升起想要见巴巴和顶礼他的巨大冲动。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渴望时，我跑上台阶进屋，转向巴巴的房间。

但就在那儿，纳拉延·玛哈拉吉——五位至师之一——的出现让我嘎然而止。他站在巴巴房间的门口，看上去非常年轻，充满光。显然他是巴巴的门卫，未经他允许，谁都不得入内。我看着他，相当惊愕。他含笑微妙地点点头，表示我可以进去。

我急忙入内，巴巴坐在床边，双足放在一个小垫子上。我满怀难以描述的爱和喜悦感，俯倒在他足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想看看巴巴，开始从他的足上抬头，却吃惊地发现抬不起来！我一次又一次试图抬头，却徒劳无效。最后，我相当担心地自问，“我为什么抬不起头？”答案即刻揭开：我不能从至爱巴巴的足上抬头，是因为我的头不在他的足上，相反，巴巴的双足在我的头上！只有巴巴抬起他的脚后，我才能抬起我的头。

早上醒来时，我发现脖子僵得厉害，但未把它同我的梦联系起来。直到在信托办公室的喝茶时间，听我讲起此梦，有个同伴叫道，“脖子僵当然都是因为昨夜你梦中在巴巴足上使劲抬头造成的啊！”

雌鹿也做过

在这个梦里，巴巴坐在一片开阔地的树下，四周是寂静的斑驳森林。他身上简单地穿着外衣和长袍，头上却戴着你能想象到的最美丽的皇冠。他眼含难以描述的美，天然的姿态透着神圣威仪。我站在不远处，凝望他。忽然感到身边泛起一阵涟漪。转头看见三只雌鹿站在他面前。她们浑身纯白，戴闪光的头饰。她们默默立着，柔情地望着巴巴。接着向前迈步，轮流跪倒在他面前，将满是珠宝的头放在至爱的足上。这些天国的动物达善后起身时，巴巴深叹一口气，森林里的树叶全都簌簌摇颤，仿佛在鼓掌欢呼。我醒了，心欢乐地舞蹈。

美诺减轻我的负担

时近黄昏。我在美拉巴德，站在三摩地外的岩石屋顶下。似乎我是在一个古老的洞穴里。面前有个篮子，装着硕大无比的白色晚香玉花环，是我为巴巴买来的。花环中点缀着鲜艳的红玫瑰。尽管太阳已经落山，光线微弱，但晚香玉在黑暗中如星辰一样发着光。

我弯腰拿篮子里的花环，好带进三摩地。但它又大又重，无论我多么使劲，都提不动。我筋疲力尽，但努力不止。突然，我分明感到身后有人。扭头一看，是美诺。

她来帮忙了，我们同时把手伸进篮子。经过几番努力，取出了美丽的花环，一起把它拿进三摩地，献给我们的至爱。

即使甜蜜的负担也会是沉重的。醒来后我回想起在巴巴的爱里，美诺是怎样经常分担并减轻我的负担的。

修道院地震

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幢大型石头建筑的房间里，象是修道院的一部分。修女衣着。手里拿着一幅不小的像框，里面没有玻璃，也没有画像，我透过像框看了又看。从房间的窗户望去，我可以看见其余的石头建筑，构成了很大的修道院建筑群。

忽然，地面开始动摇，地震一样摇晃起来。我紧紧抓着手里的空相框，大呼，“巴巴，巴巴，巴巴！”这时我想到，最好保险起见，便叫道，“美赫巴巴，美赫巴巴，美赫巴巴！”不一会儿，地震停止，地面平静。

我朝窗外望去，看见之前还在那里的其它建筑，全都在地震中夷为平地。唯独我站在里面呼叫巴巴名的那个房间完好地保存下来。

闭关山的灯火

这个梦的帷幕打开时，我在美拉扎德附近，已连日走过漫漫的荒岭野地，寻找目标：闭关山。

梦中我是位男子，穿着苦行僧的衣服。精疲力竭，步履拖沓，黑暗中朝西方走着。方圆数里杳无人烟。

忽然我远远看见西方有一点灯火闪烁。便朝灯光蹒跚走去，来到一座栅栏围绕的小农舍。门前有个人，手持一盏灯，为黑暗中的迷路行者指路。

“请问先生，”我说，“你能告诉我闭关山怎么走吗？”

他一言未发，转身指了指南面的天空。我能隐约看见闭关山的轮廓，不胜欣慰，终于找到路啦，便谢过离去。忽然，我意识到或许这个人只是看管小屋者，便回去问他，“你可以告诉我，谁住房里吗？”

他回答，“萨比尔，”（“耐心者，”我明白这指的是巴巴。）

我朝山走去，开始攀爬，心里高兴终于到达目标了。月黑风高。爬到四分之三，我惊异地看见山坡上闪着一点灯火。惊奇中，我跪下去近前看个究竟。

在那里，我看见一盏陶制小油灯，点着印度家庭常用的棉线灯芯。小灯周围是三块小心竖起的砖头，遮挡着火焰，以免被风吹熄。

不知为何，这个梦深深打动了。我赞美着巴巴的慈悲醒来，想道，“这难道不正象他吗——保护着他的年轻火苗们一路走向他！”

上帝的朝廷

有些梦里的情感大多难以言传，下面的梦就是其中一个。

我发现自己在上帝的朝廷外面，是升朝时间。身着白袍，形象模糊的人围坐成一个圈，足下垫着脚蹬。忽然，一位极美的中心人物吸引了我，我感到内里涌动着强烈的爱，大叫道，“您是上帝！”他没有直视我，而是微微点了点头。我说，“您真美。我爱您。我一直爱着您。”张开双臂，奋力想进去，和他在一起，但我的双脚却铐着沉重的锁链。

我又一次到了外面街上。似乎是个玛司特，莫名其妙地走向一个街角，一些人围挤在我身边。他们看见我坐在地上，象个疯子；又有些人走过来看我，不满地走开。我唯一想要的是回到上帝那里去。想见他的渴望无法描述。

我找到一条小径，来到一扇半掩的门，它通向朝廷。我试图溜进去。门卫看见我，抓住我的双脚要把我捆绑起来。我拼命反抗。

一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使者笑着走来。他看上去象纳拉延·玛哈拉吉，松开我的脚镣，说，“好吧，你可以进来。”我走进朝廷，上帝就在那儿。我再次被爱征服，感到心融化了。

无双的队伍

我最喜欢的一个梦也与闭关山有关。

在美拉扎德后面，有一个小阳台与厨房和浴室相连，通向一个石砌的洗衣池。你站在那儿，可以看见闭关山的可爱风景，还有一片开阔的田地，美诺在那里种出让人惊喜的花卉和蔬菜，滋润我们的心灵和味蕾。

一天夜里，我梦见自己站在水池边。天黑了，但我仍能模糊看见闭关山的轮廓。我在洗一条面巾，透过流水声，隐约听见甜美的音乐从闭关山方向传来。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陶醉于渐行渐近的乐调，猜不出这些歌者会是什么人。透过黑暗，我终于分辨出这些从闭关山走下来。

有一条小路经过水池，绕过水井和美拉扎德的田地。乐队沿路走来，我惊奇地看见队伍由玛哈拉施特拉邦的著名至师组成。有些我认得：且歌且舞赞美上主的图克拉姆，禅那希瓦，古拉卡纳施，埃卡纳施，古拉·库姆巴尔和其他最为我所爱的歌者。至师们边击铙钹边唱，音乐甚为精致可爱，以致我想哭。

他们经过时没有看我，但讯息清晰可鉴：

他们刚上了闭关山，去向宇宙之主——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——致敬。

“我爱你，我的姐妹”

登天梯是最喜爱一个梦中主题。在下面要讲的梦里，我在攀爬一个无尽头的天梯。由粗糙岩石凿就的台阶，宽得可容数人并肩攀登，却不够深，脚踏在上面休息，则冒着失掉凉鞋的危险。随巴巴乘蓝车全印度旅行时，我们有时会爬这种台阶，我曾照了张像留念。我的相机曾捕捉到一个类似的阶梯——巴巴站在顶端，等我们女子赶上。

我在梦中拾阶而上，身后紧跟着一位修女，穿着蓝白修女服饰。她右手罩在我的头顶，一束明灿的光圆锥般从她掌心倾注到我身上。

爬了许久，我感到劳累。抬眼望去，不知还剩多少台阶。便转向修女，问，“还要走多少个台阶呢，姐妹？”

她没有作答，而是出乎意料地问，“你爱我吗？”

我说，“是的！”

她回应道，“那就说出来。”

由于她天使般的生命散发着爱，服务，牺牲，快乐与纯洁，都是我童年起就热爱的修女品质，我坚定地说，“我爱你，我的姐妹，我爱你。”

我们继续向上走，我自忖，“肯定只剩不多一些台阶了。我不知道，但也无需知道。知道‘他知道’，对我足矣。”

上帝的衣橱

在印度，常把上帝称作“上面的”——似乎上帝创世后，即住在上面的天堂里，享受着永恒的逍遥，不过偶尔回应一两个祷文罢了。

所幸并非如此。幸运的是，上帝深爱着他的造物界，以致穿扮为人，“下”到他地球的孩子中间。为了被我们瞧见，他穿上完人的外衣。这样，有一段时间，他和我们在一起，做平常的游戏，和我们同欢笑，同悲哀。但他全然保密。当他“下降”为人时，只有少数人分享这个上帝显现的神圣绝密。他被称作阿瓦塔，因为神+人=阿瓦塔。

和我们生活一段时间后，上帝便脱去外衣（人身），留下来供世人保留与崇拜。的确，上帝把他的外衣留给了我们，但他并没有离开我们！虽然我们无法看到他，但他的爱与恩典的流溢比任何时候都强大，恩泽所有人。

上帝是一，唯一。但上帝的外衣却很多。每次上帝决定“下”来，便从他美丽的衣橱里选一件不同的衣裳。

经过漫长的年代，上帝为了他地球上的孩子们，已穿过许多的外衣。如我们所知，上帝的外衣有不同的名字，诸如索罗亚斯德，罗摩，奎师那，佛陀，耶稣，穆罕默德。现在，我们知道，它是美赫巴巴。

不久前我做了个梦，说明了这一点。我肯定你们会喜欢。

我梦见，我开着一部红色小汽车，前排坐着位朋友。那是一部敞篷跑车，后座只能容纳一人。汽车在红绿灯前停下，昏暗中，我感到后面有人。回头一看，是个穿着阿拉伯服装的人。

我即刻知道，毫不怀疑，是先知！。他无声指出，想搭我们的车一段路。随着我点头，他坐进后面的小座位，我们继续赶路。不多时，经他示意，我们停下。他下车走开。

我非常好奇，想知道他这是要去哪里，为了什么，便从车上下来，保持距离悄悄跟随，跟他

穿过大小形状各异，迷宫般的帐篷群，就像你们在大型马戏团的营地看到的那样。

最后，他停在一座平顶大帐前，当他推开帐门，我看见沿墙挂着一大排服装。先知沿衣服走着，边用手轻抚，以为下一幕选一件，这时，我醒了。

娜芙蒂蒂

在这个梦里，我看见巴巴在美诺的花园，坐在她的门廊对面的绿色长椅上。凳子边是棵罗望子树，直直伸向太阳，穿过一棵夏季开满绚丽花朵的凤凰树。

凳子另一边，靠近巴巴站着个人。竟然是埃及王后娜芙蒂蒂，戴着肖像里常戴的王冠。她看着巴巴。我也是。

我深情地叫道，“您千万千万再不要离开我们了，巴巴。您一定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”

巴巴轻轻转过头，指着娜芙蒂蒂，说道，“行啊，她若允许的话。”

他们在哪儿？

我天然地敬爱至爱巴巴时代的至师们，尤其是与我有特殊联系者：我儿时同家人一起去拜访的乌帕斯尼·玛哈拉吉；我 11 岁时只见过一次的纳拉延·玛哈拉吉，但他生前和去世后出现在我梦中，是我的守护神；特别是令人爱慕的巴巴简，我在英国兵站她的老楝树下见过她多次。还在滨江花园的大芒果树下见过她几次——多年后，我们每年一度的普纳访问后，从古鲁普若萨德回美拉扎德时，巴巴常在此停下，给爱者施达善。

如我所说，敬爱我们至爱时代的至师是自然而然的。但不象有些巴巴爱者，我从不急于知道其他至师在什么地方。因此，巴巴离开肉身后不久，会来到**我的**梦中，问我知不知道当今五位至师的所在，实在是非常的有趣。

他面对我站着，眼光明亮兴奋，用古吉拉特语清晰地说，“你知道五位至师在哪儿吗？”

我说，“不知道，巴巴，我不知道。”

他说，“来，我指给你看，”说着大步走到我身边，我看不见他的脸了，只看见他俊美的手大幅挥动，一边在我眼前展示如下妙境。

巴巴说，“五位至师远在深山，所以你见不到他们。我给你看他们的地方。”

他击掌，这一掌仿佛覆盖整个天穹，却又寂然无声。击掌后，一片绵延的高山峻岭立刻呈现我们眼前，清楚表明——一位至师的居处在印度，喜马拉雅山。

巴巴对自己的展示显得很满意，不时投来目光，看是否给我留下了适当的印象。随着第二个

地方显示出埃及——法老的领地，我确实印象深刻。我面前矗立着巴巴访问埃及时曾亲临过的金字塔。

第三位至师的位置对我是个惊奇。随着巴巴指向天空，我看见白雪积顶的富士山，知道巴巴所说的一位“深山寺庙”里的至师位居日本。

为了向我显现第四位至师的居所，巴巴和我不得不走过一段崎岖地带，直到站在一面陡立石壁前。我们得脖子后仰方能看见岩石上的缝隙。我明白那是用来运家庭需用品的。此处对我影响深刻，我知道毫无疑问这是希腊。

此时我已被这个对至爱的梦所深深吸引，急切想知道第五位至师。我忽然感到身边没有动静，抬头望他，似乎想说，“我们接下来上哪儿？”却见巴巴正箭步离开，远在前头。我极力想赶上他，却怎么也赶不上。并且醒了。

巴巴，请别叫醒我

鉴于我的听众对我保证说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梦，下面这个梦并不独特。但它对我却很特殊，因为每次梦中我和巴巴的游戏。

首先我在经历一个普通的梦。忽然档位切换，我发现自己在梦里完全醒觉，也就是说，我完全觉知到自己在做梦。我发现自己在施展难以置信的本领，飞过树梢，触及云朵，有一种醒状态所体会不到的自由无羁。我自忖，“我多想这个梦永远继续下去啊！”但我还知道，这是巴巴绝不会允许的；我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，巴巴就会很快把梦关掉。这每次发生时，我都希望自己下次更幸运些。

我特别忆得的这样一个梦中梦，是看见顾麦——巴巴的早期秘书阿迪·K·伊朗尼的母亲。她站在普纳火车站月台的尽头。我远远站在月台的另一端，但能清楚地看见她。她激动地打着手势，邀我过去看她在月台拐角处所看到的。我好奇地想看另一端的顾麦所景慕的东西，开始向她跑去，同时绝望地恳求巴巴暂时别把我叫醒。“求您，巴巴，”我恳求道，“别叫醒我。我得看看顾麦想要我看的東西，求您巴巴...”一边越跑越快，想及时赶到她那里。眼看离顾麦只几步之遥，梦了无踪影。我醒来时敢肯定看得见他在微笑。

发大水

我做这个梦的时候，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正经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，我们这些被巴巴指定为信托人的老满德里，都卷进了一场官司。

梦中，我沿阿美纳伽乡间小路走着，碰见阿迪·K·伊朗尼蹲在田边，慌乱地企图把爆裂的水管两端接在一起，四周一片汪洋。水以强劲的速率喷出，不管阿迪怎么努力。

很快我明白事情完全失去控制，阿迪无法挽救局面。周围一个满德里都不在，没人帮助他。于是我跑去叫埃瑞奇。

我在一辆公共汽车旁跑着，大叫埃瑞奇的名字。车上坐的人朝下望着我。终于，一名乘客把手伸出窗外，默默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小山。我明白他的意思是，“你找的人在那儿。”

我找到他指的那座山；它真象是出自童话故事，山顶有一座小小的水晶城堡。有一些小台阶通上去，我急忙拾阶而上，进入城堡。

我挨房间寻找，却找不到埃瑞奇。最后，我发现他坐在城堡主厅的一张桌前，忙着伏案书写。我声音异常不安地叫道，“埃瑞奇，埃瑞奇，你得帮帮阿迪！水管断了，一个劲儿往外喷水，他控制不住。关不住！会发大水，把一切全淹了！”

埃瑞奇异常平静地抬起头，说道，“巴巴在总管关上它时，它会停下的。”

我醒了，自忖，“对呀，巴巴在总管道，控制着一切。”

那场官司也一样。这个梦后不久，官司因始作俑者在家乡去世而忽告终结。

呼拉圈

我能记得的是，印度在 50 年代后期开始流行呼啦圈。在西方当然要早些，但西方的时尚需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抵达印度。

我们甚至知道得更慢，直到一天上午，一位年轻的巴巴爱者把车开进古鲁普如萨德院，从汽车的后备箱里露出个呼啦圈。后来我们要她给我们演示演示。她十分乐意效劳，用胯部的扭动一圈一圈地转呼啦圈。我们女子也轮流试了试，包括美诺，但她更喜欢同巴巴一起观看。美茹没做多久，因为她刚刚做了大手术。我尽情地转了起来。

之后不久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至爱巴巴站在高高的天空，身着白袍，优雅地在腰间同时转动着许多个呼啦圈！天空湛蓝，呼啦圈颜色各异，在转动的呼拉圈互相碰触的每一点，我都看见一个银河系诞生，一个宇宙迸出，一个太阳系显现，直到整个宇宙都围绕着巴巴转个不停——被他的慈悲微笑所照亮。

胜利的呼声

这是我做的最接近日语的一个梦——也就是说，我午夜醒来时，把这个梦匆匆记在了一个旧日语请柬的背面。

梦是有关至爱巴巴和美诺的。那是个由不同情景组成的绝妙拼图，若参合在一起就没什么意义，但每一片本身则清晰可鉴，愉悦着眼睛和心灵。

例如，一个是七匹白骏马从信托大院飞奔而出，纯白的鬃毛高高飞扬。再例如，巴巴坐在路边的一棵楝树下，不远处是一辆“维多利亚式”马车，作为一位村姑的家。她给巴巴和我们送来可口的午餐，却不要一分钱，并用马拉地语说，“我们做这种工作从来不要钱。”

或者，画面再次转换，巴巴用古吉拉特语对美诺说，“记住，美诺，要吃好，睡好...”

最后是我在一座临时舞台上，帮助巴巴安排一部戏剧的道具。

巴巴站在舞台中央。我跪在他面前。他用双手用力按我的头，大声说，“不管我按得多使力，胜利总是我的。”他一连这么说过和做了三次。

第三次，我依然跪着，发出嘶鸣，他响亮而清晰地说，“胜利的呼声已发出！”并重复了三遍——一次听起来像是“王牌”。接着我清楚地听见他说，“胜利的呼声已发出。”

我的金鱼朋友

在这个我曾讲给巴巴听的奇异梦里，一条美丽的红色金鱼造访了我。我站在普纳巴巴房子的一个房间里。没有家具，但通向房间的两扇门都开着，从左门上方飞进一条金鱼，双鳍快速煽动着。她转了一个弯，停在我面前，明白地表示她口渴极了。我的小哥哥阿迪在隔壁房间，我对他喊道，“阿迪，快点，给我拿碗水来。”他用一个可爱的天然珊瑚碗端来水，从屋外递给我。

我捧起碗，把水端给金鱼。她双鳍依然快速煽动着，倾下身，将嘴伸进碗里，把水喝得一滴不剩。她显得无比幸福和满足，随后飞近我，双鳍捧着我的心，我的这位来自天国的朋友在我额上吻了一下。

树洞

有很多年，在通往美拉扎德住处的私家马路边，长着一棵大芒果树。一个又一个夏季结出甜美丰硕的果实，供上主及弟子们享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很大的一个树枝断裂，在树干留下个大洞，结果是一个天然的洞穴在树干上形成。

在梦里，我在马路尽头，感到焦躁不安，顶着黑暗跑向美拉扎德住处。忽然，从马路对面射

出的一束美丽蓝光，让我猛然站住。我慢慢走上前，发现光是从芒果树里发出的。我朝里面望去，在那里，在树洞里面，坐着耶稣的母亲玛丽，由我看到的璀璨蓝光包围着。她坐在宝座上，身披蓝色衣钵，头戴钻石小王冠，她的辉灿无从描述。我跪下，把头放在玛丽的膝上，叹道，‘噢，玛丽？’

过了一会儿，我抬起头，吃惊地发现坐在树洞里的是美诺，不是玛丽。我不胜目眩，将头埋在她的腿上，再抬头，发现又是玛丽。形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变换着。每次我抬头：玛丽—美诺—玛丽—美诺...

我从梦里醒来，喜悦与平和感难以描述。天一亮，我就匆匆跑到树前，将一束鲜花和一只蜡烛放在树洞里。我绕树转着，高兴地发现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围绕树洞的树皮形成了一个布局精巧的天然画框。

这棵树继续开花结果，但几年后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旱灾。虽然从城里拉来了水箱，但无济于事。树死了，但它的一部分还在。还能看见残存的树洞，我仍旧为“美诺树”带去鲜花。

巴巴简关店

在巴巴简去世多年后，我做了这个有关巴巴简的梦。

她是我们至爱阿瓦塔时代唯一的女至师，但如果有人称她为女人，她就会勃然大怒，对这个罪犯毫不客气地咒骂一通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不把她称作“阿妈”（母亲）——“简”，而是“巴巴”（父亲）——“简”——的原因。“简”是一种爱称，意思是“珍贵如生命”，她对男性称呼的狂热偏好与性别无关。它是旧时对男子所具勇气力量的指称，那时战争由男子发动和赢取，而妇女们则做为弱者受保护。因此当一个人面对一切战争中的最大战胜——对自身低我的战争，并且作为征服者取胜时，人们自然把这种勇气和力量归属为“男人”的。

做为普纳的一个小女孩，我最喜爱的晚间散步是陪伴母亲去巴巴简那儿。巴巴简坐在她的苦楝树下，一小块由铜栏杆围着的方。这让我把它称做“巴巴简的摇篮。”树干的一部分占据着摇篮，每次她叫我过去，我都会高兴地发现自己站在她的摇篮近处。我会注意到那枚钉进树干的生锈旧钉子，上面挂着一幅廉价小相框，装有一张发黄的至爱巴巴照片。巴巴简会时不时地望望照片，点点头并柔声对他说话。有时候她会斜过身，将额头放在他的照片上面。

回到我的梦里：我看见巴巴简在半明半暗中，蹲在她的女跟随者通常坐的地面上。她独自一人，正把东西包进一张旧床单，把它捆成个大包裹。我立刻预感到巴巴简这是要离开我们，

离开普纳了。我说，“别，别，巴巴简，别！”并开始哭泣。“您千万别离开我们，巴巴简！普纳没有您会凄凉的！别走，请不要走！”

她抬起头看着我，说，“我有什么办法，孩子？我必须得关店了，因为没有人付得起我的货！我得走了！”

我拽着她的包裹，再次乞求她别走，急得哭起来。醒来时，我发现泪水打湿了枕头。

第二天，我把梦讲给巴巴。他点了点头，但未作评论。

最后一个讯息

1969年1月29日上午，巴巴问我做梦没有。我说，“没有，巴巴，我没做。”当天夜里我做了这个梦。第二天上午，我讲给美诺听，她说，“我们今天别告诉巴巴，他身体还不好。”我回答，“哦，好的，美诺，我们今天不告诉他。我们明天跟他说，那时肯定他会感到好多了。”

我们没有机会这么做，因为第二天，1月31日，巴巴离开了肉身。不过，在这个梦里，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讯息。

我梦见巴巴躺在床上，脸部及半个身子，直到手，盖着一块大毛巾，美诺站在他旁边——右边。我站在他脚旁。巴巴无言地清楚向我表明：我必须把他用手势说的话转达给美诺。我一边看着，巴巴的手从毛巾底下伸出，开始双手打手势。巴巴通过手势说，他虽然被盖着，不被人看见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他继续说，他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外表的样子。一切全是一场滑稽表演，某种假扮游戏。我应该把这个告诉美诺，安慰她。就在这时，梦结束了。

沉默

我很难得听见巴巴在我的梦里说话，并且从未象在下面这个梦里听到的那么多。那是在巴巴离开肉身数月后。

我在美拉扎德主房的中屋，站在小书柜旁，身后一位年轻的女佣正卖力地扫着地。这间通常被称作厅的中屋通向这所房子的几个房间：巴巴的房间，美诺和我的房间，餐厅，起居室...我能看见巴巴同其他女满德里一起走出美诺的房间，他的手扶着美诺的胳膊。他们边走边谈。

我震惊地意识到巴巴实际上在同她们说话，进行愉快的交谈！

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在完全保持静默这些年之后，巴巴打破了他的沉默！不是用一个回荡的道，或一个震撼世界的宣称。而是以此难以置信的方式打破之，悠闲地同女子们谈论着琐碎事情。

此外我还无比担心那个正在听他说话的女佣，她无疑会把这个新闻传遍整个村子——她听见美赫巴巴说话了：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但美赫巴巴不是真的保持沉默，为什么？就在今天，我打扫房子时，亲耳听见他说话！”我一心琢磨着女佣会怎么想并谈论巴巴，以致对巴巴的话一个字都没听见。同时，绝对毫不在意地，巴巴继续同美诺及其他人说着话。

巴巴朝自己房间走过时，转身看着我，我清晰地听见他说，“是的，我已打破我的沉默，我的人之沉默，但我还得打破我的神之沉默。”

为王后跳舞

我还梦见在美拉扎德的门廊上为美诺跳舞。巴巴亲爱的爱者常在此娱乐美诺。

美诺坐在门廊的椅子上，一如既往的年轻美丽。你们知道，门廊的空间很有限，因此我为美诺表演狂舞肯定不易。但还是做到了，因为在梦里，门廊虽保持了平常的融洽，却有一种无限的空间感。我的特选观众包括几位有艺术造诣的巴巴爱者，他们还多年来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演剧跳舞，来服务巴巴。

我身穿布满银粉的淡紫裙，头发齐腰，凌乱而雅致，撒着银紫色。一手拿着铃鼓。向美诺，我们的王后，深深鞠躬。手击铃鼓跳起舞，在门廊上旋转和半旋。

为铃鼓伴奏的唯一音乐，是观众的欢呼声。他们合着我跳舞的节奏，打响指，拍巴掌，不时地骤然停下——在我趾尖旋至门廊边沿时，唯恐我掉下。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，因为就在最后一刻，我会向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滑去。之后，我会若无其事地用手拢一下头发，一阵星雨就会粲然降落。每次意识到我在对他们耍诡计，我的巴巴观众便兴高采烈地大笑——在美诺的慈爱微笑凉亭下。

我的永恒时刻

这是个雾蒙蒙的早晨。巴巴坐在宽宽的大理石地板上，可爱的赤脚相交。他身着白袍，柔软的褶皱发着辉光，仿佛里面点了只蜡烛。大理石柱在他周围均匀地分布。人们悠闲地出入其间。奇怪的事情是，你不论从哪两根柱子中间进来，总是面对着巴巴。而且，你一穿柱而入，沉默便笼罩了一切。

奇怪的是，在我这个梦里，巴巴是唯一的说话者，仅仅用一种我几乎听不见的低语。但他对我低声说“美”...“足”...“乐”...三个字时，我却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正专心揣摩其中含义，巴巴厉声问，“你听见我的话吗？”

“听见了，巴巴。”

“那就重复一遍！”

当我重复他给我的那三个字时，其含义在我内里呈现：

“美”=大知，“足”=大能，“乐”=至乐。

但对我而言，这个梦的最重要部分是，在我试图捕捉巴巴低语的时刻。这是我有机会更接近巴巴的时候。我轻轻将一只手搭在他肩上，把头倚在另一侧肩上。这就是我的永恒时刻——至美，至足，至乐。

看不见的礼物

最后这个梦是来自至爱的无形礼物。是在我的 23 个梦准备寄往出版社的前一天收到的。

场景又是美诺和我的房间。

巴巴和美诺坐在美诺的床边，面朝可以看见闭关山的方向。巴巴身穿米色丝质外衣，袖口已很磨损。是我特别喜爱的一件衣服。美诺身穿粉红裙子和印满精美小花的罩衫。

我从和美诺的共同生活中知悉，她从来藏不住秘密，因此从她越过巴巴肩头看我的目光中，我知道她正试图守住一个巴巴将很快为我揭开的秘密。

我期待地跪在他们面前。巴巴在我手里放了个美丽的陶瓷盒子。盒子颜色如夏日天空。大约宽 3 英寸，长 3 英寸半。盒盖中间微微隆起，亮如最纯洁的海贝。盒子封着，系着一条细细的卷曲金带，盒盖上画着一朵妍丽至极的紫兰花。

我迷醉地望着盒子。接着就醒了，没得瞧上一眼里面的礼物。

我将永远珍藏这份来自至爱巴巴和美诺的看不见的礼物。